

努希奇喜剧选

张文郁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Бранислав Нушич

КОМЕДИИ

本书根据苏联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1956 年版转译

努希奇喜剧选

张文郁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9.625 插页 2 字数 437,000

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5,000 册

书号：10188·203 定价：(五)1.70 元

努希奇和他的喜剧

勃兰尼斯拉夫·努希奇(一八六四——一九三八)是南斯拉夫著名作家、戏剧家。他的作品堪称塞尔维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他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戏剧,特别是讽刺喜剧。

努希奇于一八六四年十月八日生在贝尔格莱德一个殷实商人的家庭里。他先后在格拉茨大学和贝尔格莱德大学学习,毕业后获得律师证书。但是努希奇对此职业兴趣不大,却醉心于戏剧,经常参加业余演出活动。

一八八三年,努希奇十九岁,写成了他的第一部讽刺喜剧《议员》。故事取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塞尔维亚的现实生活。愚昧无知的店老板叶夫列姆·普罗基奇一心想当议员,发大财,于是不择手段收买选民,弄虚作假,闹出种种笑话。这种怪现象,在当时老百姓看来,丝毫不足为奇,因为在当时“选票、委任状不是靠智慧才干取得,而是靠钱包、靠钻营奔波弄到手”。“答应吧!允诺吧!尽管许愿吧,反正什么诺言也不会履行的!”——这就是未来的“人民公仆”花言巧语的实质。作者以犀利的文笔,辛辣的讽刺,揭露了当时所谓民主、自由选举的虚伪性,抨击了奥布廉诺维奇王朝专制主义统治的黑暗腐败。作品的讽刺锋芒直指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因此长时期来遭到禁演,十三年后才得以搬上舞台,与观众见面。剧本直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

四十一年后才付梓问世。

一八八七年努希奇写了他的第二出讽刺喜剧《形迹可疑的人》，狠狠抨击了塞尔维亚当时腐败的官僚制度。努希奇的创作受俄国果戈理的影响很大，尤以此剧为甚。县长叶罗季耶·潘基奇突然接到大臣发来的一份电报，责令他逮捕一名逃窜中的政治嫌疑犯。于是县衙门里懦弱无能的大小官儿顿时慌了手脚，忙作一团，却又想趁这个机会敲诈勒索、升官发财。县衙门搜捕逃犯的闹剧又跟县长女儿和一个助理药剂师的爱情故事纠缠在一起。这个助理药剂师应县长女儿之请从其他城镇来赴约，被自作聪明的警探视作“形迹可疑的人”。县里出动大批人马到旅馆拘捕了这个助理药剂师，审讯时却在他身上抄出县长女儿约药剂师的情书，使县长大出洋相，狼狈不堪。

努希奇在《形迹可疑的人》一剧中无情地鞭挞了官僚机构的黑暗腐败。县衙门里杂乱无章，盗窃成风，无视人民财产，一片乌烟瘴气。官吏专横跋扈，鱼肉人民，欺诈成性。他们上班时闲聊昨夜纵饮作乐的情景，在同事的椅子上放图钉、封缄纸等戏弄别人，借以消磨时间，而求访者却在外面几个小时等候接见……

剧本揭露黑暗现实的讽刺锋芒毕露，当时没有一个剧院经理敢搬上舞台。直到一九二三年，《形迹可疑的人》才公开演出。

努希奇写完《形迹可疑的人》后不久，写了反对奥布廉诺维奇王朝的讽刺诗《两个奴隶》，被判两年徒刑。一年后被赦获释。从一八八九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过外交官、部长秘书、剧院经理、县长等职。同时他创作了许多剧本。努希奇积极投身于塞尔维亚的政治生活，参加报纸工作，撰写政论性文章。一九〇八年十月七日奥匈帝国并吞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努希奇立即投入民族解放运动。这期间他写了激昂慷慨的爱国

主义历史剧《洛依亚哈吉》，描述人民起义领袖洛依亚哈吉领导波斯尼亚人民抗击异族统治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这个戏激起了塞尔维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剧中主人公豪迈地宣称：“让我们以死向欧洲宣告，我们也是一个民族，我们不是任人摆弄的玩物。”他还号召巴尔干一切被压迫民族奋起斗争。

战争的烽烟迫使努希奇离开了祖国。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他侨居意大利、瑞士、法国。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日宣布成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努希奇返回祖国，在文化部任艺术局局长，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在这段时期，他坚决反对文学艺术中的一切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倾向，为捍卫祖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不懈地斗争。

一九二九年努希奇写就了喜剧《部长夫人》。剧本既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欺骗性，也鞭挞了小市民的虚荣、贪婪、势利等劣根性。日夫卡·波波维奇原是个平平凡凡的小市民，她的丈夫在争权夺利的内阁变换中一跃登上部长宝座，于是她也摇身一变为部长夫人了。她顷刻间变得踌躇满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她迫不及待地要坐上部长的轻便马车兜上三次风，印名片，做衣服，镶金牙齿，拍照片……她在家里给众亲戚封官许愿，大慷国家之慨。她嫌女婿出身低贱，就使用她的“职权”撤去她女婿的“职”，要女儿重新嫁人。她自己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不仅学会抽烟，打桥牌，并且养了一个情夫。可是，女婿化名写了一篇影射的文章在报上发表，揭露部长邸宅内的种种丑事，闹得满城风雨，迫使部长辞职。日夫卡从高高的云彩里摔了下来，而在贝尔格莱德另一幢房子里想必另有一位新崛起的部长夫人在滥施淫威，塞尔维亚人民的生活丝毫没有改善。

部长夫人在家里接见众亲戚，答应把毕业证书发给留级生，把国家养老金发给从未担任过公职的人，把专利权送给窃贼……这无异是黑暗腐败的官僚机构的缩影。日夫卡的一个亲戚约瓦说道：“但愿上帝保佑，政府要是能把每一名候选人先送劳改营服一番苦役，然后再派他公事，那就该普天同庆罗。”瓦萨舅舅说：“报纸上从来不说真话。”……剧作者的讽刺揶揄，在在皆是。

《部长夫人》在剧本写成后立刻上演，赢得了观众的热烈赞赏。后来在巴黎、维也纳、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等处演出，都取得辉煌成就。

一九二九年在南斯拉夫建立了反动的君主专制统治，国家沦为外国资本的半殖民地。

努希奇继《部长夫人》后写就了喜剧《金元先生》。故事发生在一家上流社会俱乐部里。俱乐部会员马特科维奇一手制造了一出笑剧。他故布疑阵，使侍应生让冒充美国巨大遗产的继承者，“我要把我对它完全失望的整个社会在银幕上映现出来……我也给让几天时间使自己深信是一位百万富翁，并且供给他要花钱去买的一切东西。而我们那一伙人，要让他们在银幕上列队走过。要使他们在侍应生让的面前鞠躬致敬，嘴里说着恭维的话。”于是，昨日让还是个微不足道的侍应生，被顾客任意凌辱，骂作蠢驴，今天这一批高贵人士却都在让的面前逢迎拍马，谄媚奉承，拜倒在“金元先生”的脚下。有人用心“研究”让的家谱，有人来做媒说亲，有人来赴秘密约会，有人创作歌颂他的进行曲，有人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轮船……

但是，剧中两个人物——侍应生让和女仆玛里什卡并没有屈膝于“金元”的魔力，没有丧失人性，彼此相爱，忠诚不渝，以自

己的劳动创建自己的生活。剧本的结尾让“工厂的汽笛声在宣布新的一天的开始”。作者歌颂了劳动人民，只有劳动人民才能够粉碎金元先生的黑暗王国！

一九三六年努希奇写了喜剧《博一士》。富翁日伏塔·茨维奥维奇对什么都垂涎，都想占有享用，甚至连学位也要不择手段猎取。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实现自己的勃勃野心，他挖空心思要给低能的儿子弄到哲学博士的学位，于是他派了一个很有才能但是十分贫穷的青年维利米尔·巴夫洛维奇到国外冒用富翁儿子的名义取得学位，结果在茨维奥维奇家里挂出了他儿子的博士证书。于是围绕着假博士引伸出一连串可笑的事件。父亲茨维奥维奇厚颜无耻地说：“如今音乐博士、金融博士等等各种各样的博士还少吗？他们没一点儿用处。但是他们有了学位，这就好办啦。”努希奇在后来创作的喜剧《死者》中也塑造了一个假学者的形象——柳鲍米尔·普罗齐奇，他剽窃友人的科学著作，骗取学术界的声望。作家不惜笔墨，着力揭露了当时塞尔维亚社会的腐朽本质，甚至连学位也已经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博一士》一剧显示了作者的卓越的戏剧才能。

一九三七年创作的喜剧《死者》是努希奇的最后一个剧作。主人公马里奇工程师发现妻子有外遇，便悄悄地离家出走，然后去国外居住。他被当作“死者”。于是马里奇的一切都被别人瓜分占有。一个朋友正式娶了他的妻子，一个朋友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他的学术著作，有人伪造证件继承了他的财产……三年后，马里奇出现在这批“继承者”的面前。他的复活“触犯”了这批骗子手的既得利益，他们串通一气对付马里奇，想尽一切办法要证明马里奇仍是个“死者”，不是个活人。他们勾结官场势力、警察局、报纸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百般迫害马里奇。最后，马里奇走

投无路,不得不冒用他人的姓名再度远离祖国,隐居异邦。而那批宵小之徒欢呼“我们继续生活下去”,庆祝自己的胜利。

《死者》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愈臻成熟的高度。作者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和腐朽。剧中人物,除了窃取友人学术著作的假学者,专事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新闻记者外,还有作者着意刻划的一个以欺骗手段霸占财产的斯帕索耶。这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强盗的形象。为了攫取钱财,他不择一切手段,什么都干得出:公开掠夺,造谣中伤,诽谤诬陷,伪造证件……可是他却是一个炙手可热的红人。国家也保护他的利益。

这是他的最后一部剧作。一九三八年努希奇与世长辞了。

努希奇从事五十多年的创作,体裁是多方面的,有剧本、中短篇小说、抒情诗、寓言、回忆录等。剧本有四十部左右,其他文学作品达十一卷之多。而他的杰出贡献却是讽刺喜剧。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努希奇从他的第一部喜剧《议员》开始,一直到最后一部喜剧《死者》,始终运用讽刺的武器,狠狠地揭露奥布廉诺维奇王朝专制主义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无情地鞭挞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南斯拉夫社会的种种丑态怪样。讽刺是尖锐的,无情的,深刻的。一个个可笑又可憎的人物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议员》中愚不可及的店老板叶夫列姆·普罗基奇,《形迹可疑的人》中蠢头蠢脑的县长叶罗季耶·潘基奇以及县衙门里的吸血鬼维恰和瑞卡,《部长夫人》中大摆架子、滥施淫威的日夫卡·波波维奇,《金元先生》中上流社会俱乐部里那批拜倒在“金元先生”脚下的“高贵人士”,《死者》中以斯帕索耶为首的一群无耻的“继承者”。描述的人物从县录事到部长,事件的地点从外省小

城镇到繁华的京城。可见剧作家具具有十分锐敏的深邃的洞察力。

遗憾的是，剧作家笔下的一些正面人物显得柔弱无能，如《议员》中反对派代表伊夫科维奇律师，《平凡的人》中被政府判刑的诗人达米雅科维奇，《金元先生》中对上流社会灰心失望的马特科维奇，《博一士》中被迫出卖自己才能的维利米尔·巴夫洛维奇，《死者》中备受宵小之徒迫害的工程师帕夫列·马里奇。他们对黑暗的现实无可奈何，找不到反抗的出路。剧作家只有在喜剧《金元先生》的结尾让工厂汽笛开始新的一天。“工厂的汽笛声——这就是召唤人们去作晨祷的钟声。信徒们，祈祷吧！但是，别向黄金的偶像祈祷，要向世界上高尚的主人——可敬的劳动祈祷。看哪，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初露的曙光划破了天空，雾霭散了，黑暗消失了。那边，在远处，人们在走着，许许多多——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迎着曙光走去。他们也是信徒啊。他们手上磨出的茧子代替了神幡，他们不需要黄金的枝形大吊灯。他们相信的是劳动。只有他们，相信劳动的人们，才能粉碎金元先生的黑暗王国！”剧作家确信劳动者是国家未来的主人。

努希奇的喜剧创作受果戈理的影响很大。努希奇写道：“果戈理是当时青年崇拜的偶像。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是他们最喜爱的作品。很难摆脱它的影响，特别是喜剧作家，因为我们当时的社会，特别是昏庸的官僚，跟《钦差大臣》中所描绘的何其相似，果戈理几乎可以看作是我国的作家。我的八十年代的剧作如《议员》、《情面》、特别是《形迹可疑的人》，受果戈理的影响很大。”难怪有人称努希奇为“南斯拉夫的果戈理”。

努希奇的喜剧创作有相当的艺术特色：构思精巧，情节生动，语言幽默，通篇讽刺揶揄，挥洒自如。努希奇创作的艺术技

巧也是可资我们借鉴的。

周朴之

一九八〇年八月

目 次

努希奇和他的喜剧 ····· 周 朴 之 (I)

形迹可疑的人(两幕喜剧) ····· 张文郁译 (1)

部长夫人(四幕喜剧) ····· 侯华甫译 (81)

金元先生(四幕喜剧) ····· 杨 骅译 (243)

博一士(四幕喜剧) ····· 冯 春译 (363)

死者(三幕喜剧,附序幕) ····· 阮 冈译 (487)

形迹可疑的人

(两幕喜剧)

张文郁译

登场人物

叶罗季耶·潘基奇——县长

安查——他的妻子

玛丽查——他们的女儿

维恰

瑞卡

米利萨夫

}——县录事

达萨——见习官

卓卡

阿列克萨·茹尼奇——县密探

斯帕萨——小酒馆老板

米拉金——商人

伊奥萨——警官

故事发生在我们父辈时代的一个边境小城镇。

第 一 幕

一间以外省风格陈设的房间，舞台两边和深处有门。

第 一 场

叶罗季耶，安查。

〔叶罗季耶背着手，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手中拿着一封信。〕

安查 （从左面的房间上）你叫我干什么？

叶罗季耶 （将信放在她的鼻前）你闻一闻！

安查 哎哟！味儿好香！

叶罗季耶 什么味儿？

安查 （想着）等等！……是薄荷锭味儿。

叶罗季耶 真了不起，猜的倒不错！

安查 那是什么味儿？

叶罗季耶 卓卡的味儿。

安查 上帝保佑你，什么卓卡呀？

叶罗季耶 就是这个卓卡呀。

安查 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我一点也不明白！

叶罗季耶 你亲戚当中有个叫卓卡的吗？

安查 (思索)没有!

叶罗季耶 你没有,可是你的女儿倒有了。

安查 你说什么呀,上帝保佑你!

叶罗季耶 不是我说,安查,是他在说,是他!

安查 “他”是谁?

叶罗季耶 是卓卡呀!

安查 又来啦!你倒是说说清楚,好让人家明白你的意思。

叶罗季耶 你想弄明白,那么拿去吧,你把信看完,也就明白啦!

(将信交给她)

安查 (读署名)“卓卡”。

叶罗季耶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名字。别提他,还是从头念起吧!

安查 (读)“玛丽查,我亲爱的!……”

叶罗季耶 哈哈!瞧,怎么样?依你看,还有薄荷锭味儿吗?

安查 (继续读)“我收到你那极为珍贵的信之后,不止一次地热烈吻着它……”

叶罗季耶 真奇怪,他怎么不去多吻吻邮差、邮政局长,还有……

安查 (接着读)“我一定完全遵照你信中的指示去做”。

叶罗季耶 好极了!你的女儿也发起指示来啦!如果这样下去,她说不定有一天会下达命令,也许还弄什么发文簿,登记收发的号码……

安查 (继续读)“我焦急地期待着这一幸福时刻的到来,我将能够热烈地亲……”

叶罗季耶 (打断她读信)亲什么?

安查 (继续读)“亲吻你的双唇”。

叶罗季耶 真奇怪,他怎么不写,亲聆教导,洗耳恭听,唯命是从

呢。

安查 (读完)“你永不变心的卓卡”。(惊讶)

叶罗季耶 卓卡!就是他,一清二楚了吧!现在你总该知道谁是卓卡了!

安查 (划十字)哟,哟,哟!让上帝惩罚她吧!我要砍掉她的手指,她就再也不能给那个该死的卓卡写信啦。

叶罗季耶 废话!那她还会用鼻子写信的。只要她想写信,她是会用鼻子写的。

安查 这封信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叶罗季耶 邮差送来的。

安查 寄给她的?

叶罗季耶 当然是寄给她的。

安查 是你把信拆了?

叶罗季耶 当然是我拆的!

安查 你就别干这种事啦,说实在的,别干啦。你不拆信,我就用不着吃这么些苦头啦。可你又把寄给她的信拆了,这叫
人怎么说好呢?

叶罗季耶 真想不到!要你发什么愁!我拆过多少大人物的信,难道这个卓卡的信我倒不能拆?

安查 拆是拆过不少,可是为了这事儿连官儿都丢啦。

叶罗季耶 丢就丢吧,那有什么关系?当人家还没忘记这事儿,我是闲了些时候,可现在又当官儿啦。

安查 这话对倒是对,可你现在就别再拆人家的信吧。

叶罗季耶 我一定要拆!我不但想拆,而且一定要拆!你知道这已经成为我的嗜好啦。有的人喜欢别人的小鸡,有的人喜欢别人的老婆,可我就喜欢看别人的信。如果信落在我